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東方文庫第七十二種

社 編
發 行
館 印

開一封賜樂業教考

陳垣撰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目次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卷首

重建清真寺記 尊崇道經寺記 重建清真寺記及碑陰題名

第一章 弘治碑之考證……………二〇

第二章 正德碑之考證……………二二

第三章 康熙二年碑之考證……………二五

第四章 始至開封之時代……………二七

第五章 與回教之異同及挑筋教之名所由起……………三二

第六章 人物之大略……………三四

第七章 寺之沿革及康熙季年之景況……………三九

第八章 遺經之源流及現在……………四二

第九章 方經散經之內容……………四六

第十章 扁額……………四九

第十一章 楹聯……………五五

第十二章 道光末葉至今日之情形……………六〇

一賜樂業教碑跋……………六五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陳垣撰

卷首

重建清真寺記

（碑三十六行行五十六字今存）

夫一賜樂業（以色列）立教祖師阿無羅漢（亞伯拉罕）迺盤古阿耽（亞當）十九代孫也。自開闢天地，祖師相傳授受，不塑於形像，不諂於神鬼，不信於邪術。其時神鬼無濟，像態無祐，邪術無益。思其天者輕清在上，至尊無對，天道不言，四時行而萬物生。觀其春生夏長，秋斂冬藏，飛潛動植，榮悴開落，生者自生，化者自化，形者自形，色者自色。祖師忽地醒然，悟此幽玄，實求正教，參贊真天，一心侍奉，敬謹

精專。那其間立教本至今傳，考之在周朝一百四十六年也。一傳而至正教祖師也。攝（摩西）考之在周朝六百十三載也。生知純粹，仁義俱備，道德兼全。求經於昔那山（西乃山）頂，入齋四十晝夜，去其嗜欲，亡絕寢膳，誠意祈禱，虔心感於天心；正經一部，五十三卷，有自來矣。其中至微至妙，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再傳而至正教祖師藹子刺（以斯拉）系出祖師，道承祖統，敬天禮拜之道，足以闡祖道之蘊奧。然道必本於清真禮拜，清者精一無二，真者正而無邪，禮者敬而已矣，拜下禮也。人於日用之間，不可頃刻而忘乎天，惟寅午戌而三次禮拜，迺實天道之理。祖賢一敬之修何如，必先沐浴更衣，清其天君，正其天官，而恭敬進於道經之前。道無形像，儼然天道之在上。姑述敬天禮拜綱領而陳之：

始焉鞠躬敬道，道在鞠躬也。中立不倚敬道，道在中立也。靜而存養，默贊敬道，不忘之天也。動而省察，鳴贊敬道，不替之天也。退三步也，忽然在後，敬道後也。進五步也，瞻之在前，敬道前也。左之鞠躬敬道，即善道在於左也。右之鞠躬敬道，即不善道

在於右也。仰焉敬道，道在上也。俯焉敬道，道在爾也。終焉而拜道，敬在拜也。噫！敬天而不尊祖，非所以祀先也。春秋祭其祖先，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維牛維羊，薦其時食，不以祖先之既往而不敬也。每月之際四日齋，齋乃入道之門，積善之基。今日積一善，明日積一善，善始積累。至齋，諸惡不作，衆善奉行。七日善終，週而復始，是易有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之意也。四季之時七日戒，衆祖苦難，祀先報本，亡絕飲食。一日大戒，敬以告天，悔前日之過失，遷今日之新善也。是易聖人於益之大象有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其斯之謂與！

噫！教道相傳，授受有自來矣。出自天竺，奉命而來，有李儉、艾高、穆趙、金周、張石、黃李、鼎金、張左、白七十姓等，進貢西洋布於宋帝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宋孝隆興元年（金世宗大定三年）癸未，列微（利末）五思達領掌其教，俺都刺始建寺焉。元至元十六年己卯，五思達重建古剎清真寺，坐落土市字街東南，四至三十五丈。殆我大明太祖高皇帝開國，初撫綏天下軍民，凡歸其化者，皆賜地以

安居樂業之鄉，誠一視同仁之心也。以是寺不可無典守者，唯李誠、李實、俺平徒、艾端、李貴、李節、李昇、李綱、艾敬、周安、李榮、李良、李智、張浩等，正經熟曉，勸人爲善，呼爲滿喇。其教道相傳，至今衣冠禮樂，遵行時制，語言動靜，循由舊章，人人遵守成法，而知敬天尊祖，忠君孝親者，皆其力也。俺誠醫士，永樂十九年奉周府定王傳令，賜香重修清真寺，寺中奉大明皇帝萬萬歲牌。永樂二十一年以奏聞有功，欽賜趙姓，授錦衣衛指揮，陞浙江都指揮僉事。正統十年，李榮、李良自備資財，重建前殿三間。至天順五年，河水渰沒，基址略存。艾敬等具呈，按照先奉本府承河南布政使司割付等因。至元年，古剎清真寺准此。李榮復備資財，起蓋深邃，明金五彩粧成，煥然一新。成化年，高鑑、高銳、高鉉自備資財，增建後殿三間，明金五彩粧成，安置道經三部，外作穿廊，接連前殿，迺爲永遠之計。此蓋寺前後來歷也。天順年，石斌、李榮、高鑑、張瑄取寧波本教道經一部，寧波趙應捧經一部，賣至汴梁歸寺。高年由貢士任徽州歙縣知縣，艾俊由舉人任德府長史，寧夏金瑄先祖任光祿寺卿，伯祖勝任金吾前衛

千兵瑄置買供卓銅爐瓶燭臺迺弟瑛弘治二年捨資財置寺地一段瑛與鍾托趙俊置碑石俺都刺立基址啓其端李榮高鉞建造成其事有功於寺諸氏捨公帑經龕經樓經卓連籠欄杆供卓付簪諸物器皿亦爲粧彩畫飾周圍之用壯麗一方。

愚惟三教各有殿宇尊崇其主在儒則有大成殿尊崇孔子在釋則有聖容殿尊崇尼牟（照原碑）在道則有玉皇殿尊崇三清在清真則有一賜樂業殿尊崇皇天其儒教與本教雖大同小異然其立心制行亦不過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於五倫矣。噫人徒知清真寺禮拜敬道殊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古今相傳不可誣也。雖然本教尊崇如是之篤豈徒求福田利益計哉受君之恩食君之祿惟盡禮拜告天之誠報國忠君之意祝頌大明皇上德邁禹湯聖並堯舜聰明睿智同日月之照臨慈愛寬仁配乾坤之廣大國祚綿長祝聖壽於萬年皇圖鞏固願天長於（照原碑）地久風調雨順共享太平之福勒之金石用傳永久云。

吳遵。

弘治二年歲在己酉仲夏吉日清真後人寧夏金瑛祥符金禮並立。瓦匠吳亮，
開封府儒學廩膳生員傅儒篆。
祥符縣儒學廩膳生員曹佐書，
開封府儒學廩膳生員金鍾譔，

尊崇道經寺記

（碑二十八行行四十四字今存）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四川布政司右參議江都左唐撰文，

賜進士出身徵士郎戶科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淮南高濂書丹，

賜進士出身徵士郎前吏科給事中維揚徐昂篆額。

嘗謂經以載道，道者何？日用常行古今人所共由之理也。故大而三綱五常，小而

事物細微，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莫匪道之所寓。然道匪經無以存，經匪道無以行；使其無經，則道無載，人將貿貿焉莫知所之，卒至於狂談而窈冥行矣。故聖賢之道，垂六經以詔後世，迄於今而及千萬世矣。至於一賜樂業教，始祖阿耽，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經傳焉。道經四部，五十三卷，其理至微，其道至妙，尊崇如天，立是教者，惟阿無羅漢爲之教祖；於是七攝傳經，爲之師法。厥後原教自漢時入居中國，宋孝隆興元年癸未，建祠於汴，元至元十六年己卯重建。其寺古刹也，以爲尊崇是經之所；業是教者不止於汴，凡在天下，業是教者，靡不尊是經而崇是道也。

然教（照原碑）是經文字，雖與儒書字異，而揆厥其理，亦有常行之道，以其同也。是故道行於父子，父慈子孝；道行於君臣，君仁臣敬；道行於兄弟，兄弟恭；道行於夫婦，夫和婦順；道行於朋友，友益有信。道莫大於仁義，行之自有惻隱羞惡之心；道莫大於禮智，行之自有恭敬是非之心；道行於齋戒，必嚴必敬；道行於祭祖，必孝必誠；道行於禮拜，祝贊上天，生育萬物，動容周旋之際，一本乎誠敬也。至於鰥寡孤

獨，疲癯殘疾者，莫不調恤賑給，俾不至於失所。貧而娶妻不得娶，與葬埋不能葬者，莫不極力相助，凡婚資喪具，無不舉焉。及至居喪，禁忌葷酒，殯殮不尚繁文，循由禮制，一不信於邪術。下至權度斗斛，輕重長短，一無所敢欺於人。

求觀今日，若進取科目而顯親揚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澤民者有之，或折衝禦侮而盡忠報國者有之，或德修厥躬而善著於一鄉者亦有之矣。逮夫農耕於野，而公稅以給；工精於藝，而公用不乏；商勤於遠，而名著於江湖；賈志於守，而獲利於通方者，又有之矣。畏天命，守王法，重五倫，遵五常，敬祖風，孝父母，恭長上，和鄉里，親師友，教子孫，務本業，積陰德，忍小忿，戒飭勸勉之意，皆寓於斯焉。嗚呼！是經也，日用常行之道，所著者有如此！是故天命率性，由此而全；修道之教，由此而入；仁義禮智之德，由此而存。若夫塑之以像態，繪之以形色者，徒事虛文，驚眩耳目，此則異端之說，彼固不足尚也。然而尊崇於經者，其知所本歟！

道經相傳，有自來矣；自開闢以來，祖師阿耽傳之女媧，（挪亞）女媧傳之阿無

羅漢羅漢傳之以思哈戔（以撒）哈戔傳之雅呵厥勿（雅各）厥勿傳之十二宗派，宗派傳之也。攝也。攝傳之阿呵聯（亞倫）呵聯傳之月束窩（約書亞）束窩傳之藹子刺。於是祖師之教，燦焉而復明。故凡業是教者，其惟以善爲師，以惡爲戒，朝夕警惕，誠意修身，齋戒節日，飲食可叵。於經而是，矜是式，尊奉而崇信焉。則天休滋至，理惠罔愆，人人有德善之稱，家家遂俯育之樂。如此，則庶於祖教之意無所負，而尊崇之禮無少忒矣。刻石於寺，垂示永久，咸知所自，俾我後人其慎念之哉。

大明正德七年壬申孟秋甲子重建寺。俺李高維揚金溥，請道經一部，立二門一座，寧夏金潤立碑亭一座，金鍾修撰碑亭，鐫字張鸞張璽。

重建清真寺記

（碑三十三行行七十七字今佚）

夫一賜樂業之立教也，其由來遠矣。始於阿耽，爲盤古氏十九世孫，繼之女媧，繼

之阿無羅漢。羅漢（爲盤古氏十九世孫句應在此）悟天人合一之旨，修身立命之原，知天道無聲無臭，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順其序。所以不塑乎形像，不惑於鬼神，而惟以敬天爲宗，使人盡心合天，因心見道而已。數傳而後，聖祖默舍（弘治正德碑作乜攝）生焉，神明天亶，顓異超倫，誠心求道，屏嗜慾，忘寢膳，受經於西那山；（弘治碑作昔那山）不設廬，不假舍，禮曰不壇不坎，掃地而祭，昭其質也。聖祖齋戒盡誠，默通帝心，從形聲俱泯之中，獨會精微之原，遂著經文五十三卷，最易最簡，可知可能，教人爲善，戒人爲惡。孝弟忠信本之心，仁義禮智原於性。天地萬物，綱常倫紀，經之大綱也；動靜作息，日用飲食，經之條目也。

其大者禮與祭。禮拜者，祛靡式真，克非禮以復於禮者也。禮拜之先，必齋戒沐浴，淡嗜慾，靜天君，正衣冠，尊瞻視，然後朝天禮拜。蓋以天無日不在人之中，故每日寅午戌三次禮拜，正以人見天之時，致其明畏，敬道敬德，盡其虔誠，日新又新。詩云：『陟降厥土，日監在茲。』其斯之謂歟！其禮拜時所誦之經文，高讚之，敬道在顯也。

默祝之，敬道在微也；進而前者，瞻之在前也；退而後者，忽然在後也；左之如在其左也，右之如在其右也。無敢厭數，無敢怠荒，必慎其獨，以畏明且。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其斯之謂歟！而其行於進反升降跪拜間者，一惟循乎禮。不交言，不回視，不以事物之私，乘其入道之念。禮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道之在禮拜者，如此也。（以上禮拜）

祭者：盡物盡誠，以敬答其覆載之恩者也。春日萬物生發，祭用芹藻，報生物之義也。仲秋萬物薦熟，祭用菓實，報成物之義也。凡物之可以薦者，莫不咸在，不加調和，即所云大羹不調者也；而總以盡其誠信。禮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之謂也。冬夏各取時食，以祀其祖先。祭之時以禮自持，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既祭之末，均享神惠，而猶以其餘畀之道之在祭祀者，如此也。（以上祭）

小者如齋：齋者，精明之志也。七日者，專致其精明之德也。齋之日，不火食，欲人靜察動省，存誠去僞，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易曰：『七日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猶

懼人雜於私欲，淺於理道，故於秋末閉戶清修一日，飲食俱絕，以培養其天真。士輟誦讀，農罷耕芸，商賈止於市，行旅止於塗，情忘識泯，存心養性，以修復於善，庶人靜而天完，欲消而理長矣。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斯之謂歟！（以上齋）

冠婚死葬，一如夏禮；孤獨鰥寡，莫不周賑。經之綱領條目，難以備述。而聖祖制經之義，無非此剛健中正純粹無私之理。斯道遂燦然明備，如皓日懸空，無一人不可見道，則無一人不知尊經矣。其中文字，雖古篆音異，而於六經之理，未嘗不相同也。教起於天竺，周時始傳於中州，建祠於大梁，歷漢唐宋明以來，數有變更，而教衆尊奉靡斁，如飲食衣服之適於人，而不敢須臾離也。其寺，俺都喇始創於宋孝隆興元年，五思達重建於元至正（應依弘治正德碑作至元）十六年，李榮李良高鑑高鉉高銳於明天順五年黃水湮沒，復捐資重修。（以上寺）

殿中藏道經一十三部，方經散經各數十冊。教衆日益蕃衍，亦惟敬天法祖，世奉

宗旨，罔敢隕墜而已。明末崇禎十五年壬午，闖寇作亂，圍汴者三。汴人誓守無二，攻愈力，守愈堅。閱六月餘，寇計窮，引黃河之水以灌之。汴沒於水。汴沒而寺因以廢，寺廢而經亦蕩於洪波巨流之中。教衆獲北渡者僅二百餘家，流離河朔，殘喘甫定，謀取遺經。教人貢士高選，承父東斗之命，入寺取經，往反數次，計獲道經數部，散經二十六帙；聘請掌教李禎，滿喇李承先，參互考訂焉。至大清順治丙戌科進士教人趙映乘，編序次第，纂成全經一部，方經數部，散經數十冊。繕修已成，煥然一新，租曠宅而安置之。教衆咸相與禮拜，尊崇如昔日。此經之所以不失，而教之所以永傳也。

（以上經）

然而教衆雖安居於垣，終以汴寺之湮沒爲歉。時大梁道中軍守備教人趙承基，率兵防汴，修道路，成橋梁，招人復業。懼寺廢而教衆遂渙散莫復也，且不忍以祖宗數百年創守之業，而忽廢於一旦也，遣士卒晝夜巡邏以衛之。迺弟映斗，應試入汴，相與從荆棘中正其故址。汴人復業者日益繁，承基因數請教衆復業，而李禎趙允

中遂負遺經旋汴，時已爲順治癸巳年矣。（順治十年）公議捐資修寺，衆皆樂輸，估工起建。爾時貢士高選等，生員高維屏李法天等，具呈各衙門請示，按照古刹清眞寺准復修理。趙承基等首捐俸資，李禎趙允中等極力鳩工，出前殿於黃沙，由是前殿始立。進士趙映乘分巡福建漳南道，丁艱旋里，捐俸資獨建後殿三間。至聖祖殿三間，教祖殿三間，北講堂三間，南講堂三間，大門三間，二門三間，廚房三間，牌坊一座，行殿九間；殿中立皇清萬萬歲龍樓一座，碑亭二座，焚修住室二處；丹堊黝漆，壯麗輝煌，或出自教衆之醵金，或出自一人之私囊。寺之規模，於是乎成，較昔更爲完備矣；見者莫不肅然起敬。（以上再言寺）

殿中原藏道經一十三部，胥淪於水，雖獲數部，止纂序爲一部，衆咸宗之，今奉入尊經龕之中。其左右之十二部，乃水患後所漸次修理者也。其散帙方經，衆各出資修補，而大參趙映乘作聖經記變，乃弟映斗復著明道序十章，經文於是備，宗旨於是明。其燦然共著，如日月之在天，如江河之行地，經有眞諦，解者不敢參以支離；經